

线上慕安会能否解救“西方缺失”

新华社柏林2月18日电（新华社记者任珂 张远）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线上特别会议定于19日举行。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及美德法等国领导人将参会。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参加慕安会的首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与德法等欧洲盟国领导人都有意修复过去几年来受损严重的跨大西洋关系，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合作，以解救“西方缺失”的局面。然而，美欧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深层次矛盾难以根除，双方“重修旧好”面临不少障碍。

修复美欧关系

2020年慕安会提出“西方缺失”的说法，主要指西方共同立场的缺失。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民粹势力抬头，美国内顾倾向加剧，

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挫折，美欧之间在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防务开支等诸多问题上分歧加大。

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重新向欧洲盟友抛出橄榄枝。拜登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席慕安会，被舆论普遍解读为美方高度重视改善对欧关系。欧方也作出积极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洲和白宫再次成为朋友。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拜登通电话时也表达了对双方未来紧密合作的期待。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欧互释积极信号，但双方仍无法回避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等重大问题上的矛盾。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在国际上更加强调欧洲认同，欧洲独立自主的意愿越发强烈，也越来越不能忍受继续受到美国的支配。美欧之间不仅有政策分歧，还存在结构性矛盾。双方关系虽然有可能回暖，但要“重修

旧好”还面临不少障碍。

应对全球挑战

慕安会是全球高级决策者和学者就国际重大安全问题阐述立场、交换意见的重要平台。第57届慕安会原定于今年2月19日至21日举行，但受新冠疫情影响，会议主办方宣布推迟举行线下正式会议，先在线上举办一场特别会议。

此次线上会议将安排多位政要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除拜登外，默克尔、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微软创始人盖茨等也将参加。

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是此次慕安会线上会议的另一个重点议题。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加强

疫苗研发等领域国际合作、汇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近来，疫苗公平分配问题备受各界关注。分析人士预计，此次会议上，疫苗分配问题将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目前，尽管德国与美国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已在欧洲多国获得紧急使用，但欧盟本土产能不足问题亟待解决。此外，发达国家已陆续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却依旧无疫苗可用。世卫组织呼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抗疫工作的支持，指出平衡疫苗分配是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重要责任。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复苏、践行多边主义等预计也将成为与会者讨论的重点话题。美欧在这些问题上展示的立场，以及双方采取怎样的行动缩小分歧，将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接上期）

“任叔叔和阿姨待我们如自家孩子，晚上，早早就把我们的床铺整好了。我们四个学生住一间屋，中间隔着一个布帘，另有四五个招来的女工住旁边的大屋。阿姨四五点就做好了早饭，我们吃饱出门时，看家的白狗还在睡觉。但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正流行歌曲《小芳》，我们在棉田里大声地唱，感觉真有点知青的味道，连我写的诗都豪迈了不少。任叔叔是老三届高中生，也有着文学情怀。当他听说，我在1992年发表过一首诗歌，得过20元稿费，就更加欣赏我。”

他偏过头，说：“你知道的，阿慧姐，我天生直爽，不客套、不虚假，还闲不住，我常到厨房帮阿姨。半个月过去，我们拾棉花劳动结束了，分别那天，叔叔、阿姨含泪相送，舍不得我们走，期待我们还回来。那天，我落了不少眼泪。回家后不久，我接到任叔的一封长信，他说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常联系，我就回了他一封长信，从此通信十年没有间断。叔叔、阿姨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我在第二年考上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而后调到昌吉州教育局工作。那时，阿姨专程来看我，我和你这妹妹结婚前，老两口背着新被褥来了，那棉花是他们一朵朵精心挑选出来的，然后打成被套，套好被子给我们送来。那亲情真是跟自家父母一样啊！”

四周幽静，只听见车轮碾过地面，雪花仿佛偷听了唐大的故事，迷醉得飘飘忽

忽。

谁会想到，一场学生拾棉花活动，会绵延成20多年的父子情缘，一个蒙古族少年，一个汉族老汉，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我说：“我更加想见这家人了。”

这时，车子一拐下了高速，很快到了一个小镇。灯火把夜空照得很亮，雪花像长了淡黄色的翅膀，绕着路灯慢条斯理地飞。唐大把车停在一条小街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我心想，一定是到了，就推开车门。这时，从街口跑过来一个人，身影和步伐相当利索。等他走近了，唐大介绍说：“这是阿慧老师！”

那人边和我握手，边哈着热气说：“我认识阿慧老师！”

他说：“我是张军民。”

哦！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在昌吉市举办的首届《回族文学》颁奖典礼上，他和我都获得了散文奖。

唐大说：“我记不清路了，你来当向导吧。”

车子出了小镇，一头钻进夜幕中，车灯的光柱里，砂石小路越来越窄，车轮裹带的小石子，把车身打得噼啪响。唐大不断接到任叔叔的电话，说是已经派人在镇口路标下接了。终于看见两道车灯的白光，把细雪映照得荧虫般翻飞。

有人欢喜地迎上前，说是任二超的二儿子。这时，我不经意间看见，路边蓝色指示牌上，上面写着：新湖农场、玛纳斯、六户地。什么？新湖农场离玛纳斯这么近？中

间只隔43公里？沿兵团公路只用一个多小时？一小时的路程，我却走了半天。如若事先和唐大沟通清楚，直接让胡师傅送我到玛纳斯，怎么会让他们三人陪我走了那么久？还是雪夜，还有孕妇，我的心像掉进了蒺藜窝，刺扎得难受。

事后，唐大却用另一种表达来宽慰我的心。他说，是我让他找回了20年前的青春和热情，还有爱情和亲情。

两辆车七扭八拐，穿过一段幽谧的树林，闪过一片蒙雪的棉田，终于在一座大门前停住了。车灯照见两张欢喜的面孔，我知道，这就是唐大提到的任二超夫妻，我的周口老乡。

一群人说笑着走进屋，屋里暖和和的，像刚掀开笼屉的蒸馍锅，流动着若有若无的白气。我一进来，镜片上立马蒙了一层雾。客厅亮堂堂，我们被主人让到了沙发上。我挪到边角，想让他们几个人好好地畅聊。

任叔叔站在我们对面，怀里抱着三岁的小孙女，他比我想像的要年轻、结实。70岁左右，平头，灰发，方脸，高个，身板直溜，穿深蓝毛衣，迷彩裤子，看不出是个老农，很像一名退伍老兵。他眼光不离干儿子唐大，两个人的谈话不离工作和棉花。

阿姨正拉着唐大媳妇的手说话，话题没有离开过孩子，还不忘扭头笑着招呼我。阿姨着粉红毛衣，浅灰裤子，仍是唐大描述的那样清瘦，但透着清爽、精干。她声音细柔，表情丰富，一看就是个和

善人。

接着，唐大向两位老人介绍了我，说明我来这儿的目的。看得出，他们已经从唐大那里了解过了，因此也没看我的介绍信。

我想让唐大他们三人留住，来时耗费了三个小时，这会儿夜深、雪多、路滑，估摸着要走四个小时，到家最快也得凌晨两三点。但是他们三人都说：“回。”我只好又催他们走。一群人送到大门口，地上积雪已有铜钱厚，踩上去绵绵的。唐大把后备箱的干果卸下来，又把他买给二老的酒和牛奶拎下车。

三个人上了车，一调头上了路，尾光在小树林处一甩就不见了，如潜入深水的一条大黑鱼。

躺在二老为我安置好的大木床，伸展困乏的身子，却长时间不能入睡。因为没有收到唐大平安到家的信息，还因为难忍的饥饿。唐大把精心买给我的三兜饭食，又给原封不动地带走了。想起上次遗忘在老乡刘明车上的饭菜，我的肠胃发出一阵阵思念地尖叫。

我爬起来去翻行李箱，竟翻出两个压扁壳的煮鸡蛋。我得意地笑出声，蹲在地下一阵狼吞虎咽，差点儿连皮都地吃下了，噎得我直翻白眼儿。我赶紧站起来，两手放头顶，摆了一会儿鬼子投降的姿势，缓缓地吸气，鸡蛋终于顺着食道下去了。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